

# 盗墓笔记

南派三叔 作品 3 THE LOST TOMB

【秦岭神树】

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THE LOST TOMB

# 盗墓笔记

南派三叔 作品

3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盗墓笔记. 3 / 南派三叔著. — 杭州: 浙江人民出版社, 2015.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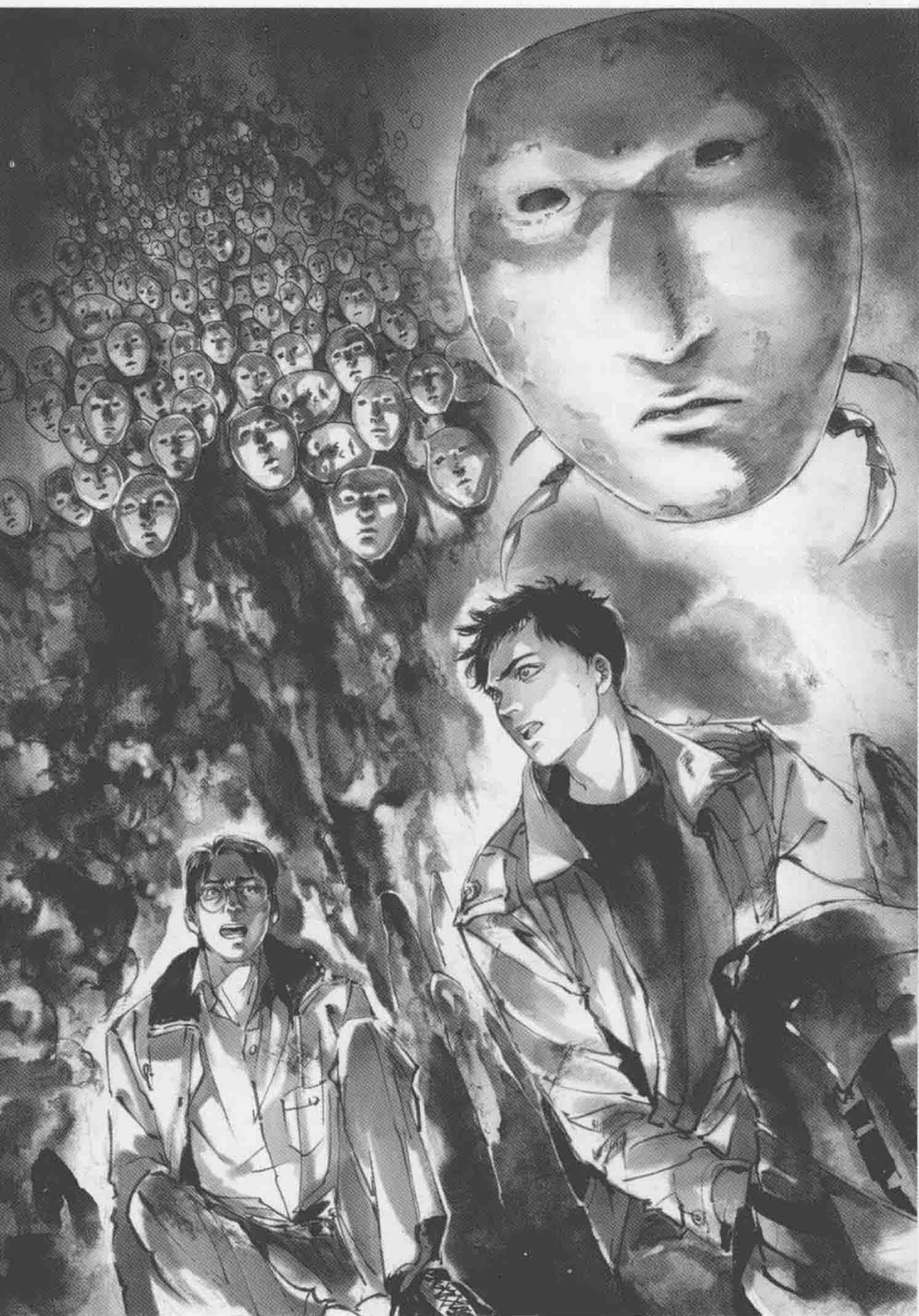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213-06416-6

I. ①盗… II. ①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73726号

书 名	盗墓笔记. 3
作 者	南派三叔
出版发行	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
责任编辑	沈 度
印 刷	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mm × 1230mm 1 / 32
印 张	8
字 数	171千字
版 次	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213-06416-6
定 价	24.00元





- 第一章 我的兄弟 / 001
- 第二章 老痒去的地方 / 007
- 第三章 不寻常的青铜器 / 013
- 第四章 再干一票 / 017
- 第五章 铃铛的来历 / 023
- 第六章 转路 / 027
- 第七章 跟踪 / 033
- 第八章 何处有墓 / 039
- 第九章 当地人 / 047
- 第十章 下铲 / 051
- 第十一章 夹子沟 / 057
- 第十二章 奇怪的人 / 065
- 第十三章 怪物 / 071
- 第十四章 推断 / 077
- 第十五章 出乎意料 / 083
- 第十六章 要命的水 / 089
- 第十七章 怎么回事 / 095
- 第十八章 通往古墓的入口 / 101
- 第十九章 不太对劲 / 107
- 第二十章 凉师爷 / 113

- 第二十一章 古墓入口 / 119
- 第二十二章 尸阵 / 125
- 第二十三章 大战 / 131
- 第二十四章 大秘密 / 139
- 第二十五章 逃跑 / 145
- 第二十六章 青铜巨树 / 151
- 第二十七章 一路狂奔 / 157
- 第二十八章 怪物们 / 163
- 第二十九章 青铜树的作用 / 169
- 第三十章 面具 / 175
- 第三十一章 螭蛊 / 183
- 第三十二章 发威 / 189
- 第三十三章 麒麟竭 / 195
- 第三十四章 河木集 / 201
- 第三十五章 挺进栈道 / 207
- 第三十六章 老树根 / 213
- 第三十七章 心惊肉跳 / 219
- 第三十八章 鬼雾 / 225
- 第三十九章 棺井 / 231
- 第四十章 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 / 237
- 第四十一章 发现问题 / 243

## THE LOST TOMB

# 第一章 我的兄弟

这句话才短短的几个字，却把我的思绪全都吸引了过去。

“鱼在我这里……”

什么鱼？难道是蛇眉铜鱼？

从古墓石刻上的图案来看，这种奇怪的铜鱼应该是三条首尾衔接在一起，现在我手里有两条，确实应该还有一条和我手里的配成一套。这句莫名其妙的话的意思，会不会是暗示，那最后一条鱼在他手里？

这条信息的发布者，他既然有这张照片，又知道鱼的事情，会不会就是当年失踪的人里的其中之一？

我仔细翻了一遍这个网页，看发布的时间，应该是在两年以前。亏得这个网站没有倒闭，不然这条信息肯定早就消失在互联网上了。信息除了这一句话外，没有任何署名和联系方式。

我感到一种不和谐，既然是寻人，又不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，这不白搭吗？



我变着花样在Google上搜索，希望能找到更多的信息，但是搜来搜去就这么一条是和这个有关系的。

我不由得有些沮丧，不过这已经是很大的发现了。至少可以说明，在两年前，还有人在关注二十年前的事情。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？

不久，这该死的风暴终于过去了。风暴过去后第二天，就有“琼沙轮”从文昌的清澜港过来，我们见这里没办法可待，就收拾行李准备回去。

临走的时候我们去军区卫生所找阿宁，她却已经不见了。问那医生，他说几天前有一群外国人顶着风暴突然过来，将她接走了。他以为是我们一起的，而且大风刮断了电话线，他们那一区的一直没修好，所以也没通知我们。

我心里明白，必然是阿宁在岛上的接应将她带走了，这几天风暴封闭小岛，我们就是有心阻止也没有办法。

胖子大骂，说便宜了她，我却不由得松了口气。本来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置她，既不可能杀了她，又不会严刑逼供，现在这样的情况正中我的下怀。走就走吧，反正她也没拿我们怎么样。

只是，他们的公司进到海斗里，实在不像是去救人这么简单。他们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三叔和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他人现在到底在哪里？这些隐藏的秘密，不知道何时才能浮出西沙蔚蓝宁静的海面。

长话短说。我们乘坐“琼沙轮”回到大陆，两天之后，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，我和闷油瓶以及胖子告别，上了飞往杭州的飞机。现实中的生活总是出奇地顺利，四个小时之后，我就回到了杭州的家中。

长时间的高强度活动使我筋疲力尽，接下来的时间我便蒙头睡觉，每天只起来一次，也都是饿醒的，随便从冰箱里拿了点东西吃

下去又躺下。不知不觉地，过去了两个星期时间，有朋友以为我死在家里了，过来找我，我才醒悟过来，自己已经休息够了。

睡得太多，浑身难受，我先给王盟打了电话，问了问铺子里的情况，除了没什么生意之外，一切正常。其实没生意也是正常的一部分，老板不在，要是做生意就怪了。然后又打电话给三姑六婆、七姨丈，凡是和三叔有来往的亲戚，我全部问了一遍，却不知道三叔的下落，但是都没有什么结果。我最后打到三叔铺子里，他一个伙计接了电话，我问他：“吴三爷回来过吗？”

伙计迟疑了一下，说：“三爷是没回来过，不过有一个怪人说是你的兄弟，非要我们告诉他你在什么地方。我不知道他什么来路，不过看他滑头滑脑的，不像是个好东西，就给你打发了。他临走的时候留了个电话号码，你要不打过去看看？”

我呆了一下，心里觉得奇怪，我各方面的点头朋友很多，但是能想到去三叔那边找我的，倒也数不出几个来，想了一下，问他：“那人多大年纪？”

“这我可说不准，大概和你差不多，比你老成点儿。板寸头，三角眼，鼻梁挺高的，架着副眼镜，戴着个耳环，看上去不中不洋、不伦不类的。”

“不伦不类？”我重复着这句话，心说到底是谁啊，想着忽然心里一跳，问那伙计道，“那人说话是不是不太利索？”

“对，对，对，那家伙一句话要结巴个十几次才能讲完。”

我心里一乐，已经知道对方是什么人了，忙把电话号码要了过来，随即打了过去。不一会儿电话便接通了，里面传来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：“谁……谁……谁啊？”

我呵呵一笑，说道：“我操，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啦？”

他愣了一下，发出几声兴奋的声音，大叫：“三……三……三年没听你说话了，当然听……听不出来了，你看你那嗓子，还

真发育了。”

我不得心里发酸，直想掉眼泪，骂道：“你还有脸说我，几年一点儿音信也不给我，我还以为你死了呢！”

电话对面那个就是老痒，他真名叫什么我已经忘记了。我和他从小穿一条裤子长大，什么事情都一起干，有段时间好得像一个人。他家里比较穷，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，就到我铺子里来打工。别看他这人嘴巴不利索，却特别会忽悠人。我们两人臭味相投，胡乱经营，日子过得倒也逍遥自在。

不料三年前，这小子不学好，跟着一江西老表去秦岭那边倒斗玩儿，结果被逮住了。那老表被直接判无期，他靠一张嘴忽悠来忽悠去，把自己忽悠成一个受到社会不良势力蒙骗的大好青年，结果只捞了三年有期徒刑。刚开始一段时间，我还想去见他，可是这小子死要面子，就是不肯见我。后来我搬了家，就这么断了联系，没想到他现在竟然出狱了。

说起来他会去倒斗，和我也有很大的关系。我自小就在他面前吹嘘爷爷如何如何厉害，还拿着爷爷的宝贝在他面前炫耀，估计那时他就动了倒斗的歪脑筋了。这小子胆子贼大，小时候我出主意他闯祸，只是没想到，这掉脑袋的事情，他竟然也敢付诸行动了。

我和他有三年的话要讲，一打开话匣子就关不住了，直说到嘴巴抽筋、手机发烫还不过瘾。我说得兴起，对他说道：“你他娘的晚上没事吧，哥们儿我为你接风，咱们去撮一顿，喝个痛快。”

老痒也正说得兴起，回道：“那……那敢情好，老子三年没吃过大块肉了，这次要吃个爽！”

这事就这样拍板了。我也兴奋得睡不着觉，胡乱洗了个澡，把家里收拾了一番，就去约定的酒店等那小子，把菜单上所有大块肉的菜都点了一份。傍晚时分不到，那小子就来了。我一看，

哟嘴，这小子不正常，蹲了三年深牢大狱，竟然还肥了。

我们两个老友见面，二话不说，先干掉了半瓶五粮液，回忆以前的生活，看看现在的情况，都不由得歛。直到酒足饭饱，桌面上盘子底朝天，才发现已经说得无话可说了。

我那时候酒也喝多了，脑子犯浑，就说起了他当年犯事的事儿，打着饱嗝问他：“你实话告诉我，你当年到底他娘的倒到了什么东西，你那江西老表竟然还被判了个无期？”

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，心说我提这事情干什么，等一下勾起他的伤心事，我还不好圆场子。

没想到他一听我问，竟然面露得意之色，抿着牙，说：“我倒出来的东西，嘿嘿，邪门得很，不是……是我不告诉你，就算我告诉你了，你也不知道。”

我看他瞧不起我，大怒：“你拉倒吧，老子可不是三年前的毛头小子了，唐宋元明清，只要你能说出形状来，我就能知道是啥东西。”

老痒看我一本正经的，笑道：“就……就你那熊样，你还唐宋元明清！”说着他就用筷子蘸着酒，在桌子上画了个奇怪的形状，“你……你见过这东西没？”



## 第二章 老痒去的地方

我醉眼蒙眬，看了几眼也看不清楚，只觉得像一棵树，又像一根柱子，骂道：“你个驴蛋，蹲了三年窑子，画画一点也没长进，你画的这个叫啥？整个儿一棒槌！”

老痒说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就凑合着看吧！就你那……那眼神儿，也就只配看这种画！”

我仔细看了一下，实在是画得不知所云，对他说：“鬼知道你画的是什么。你看这几个分叉，你的意思是花纹吧，画得和树杈似的，这画太次，我看不出来！”老痒得意地一笑，压低着声音，很神秘地对我说：“你还别……别说，这就是树杈，手腕粗细的青铜树杈！”

我一听，哟嗬，这家伙原来还倒了个青铜器出来，这真是不要命了，给他判个三年还真算赚了，赶忙对他说：“这东西得多重呀，你小件的东西不倒，倒个庞然大物，这不找逮吗？”

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剥了一个葱爆芋艿，丢到嘴里说道：“你

不了解当时的情况，那地方和你想的不同，说起来就话长了。”

我对青铜器略有研究，琢磨着他画的那个东西，想起前不久在三星堆挖出来的那几棵青铜神树，还真有点像。

三星堆是古蜀的遗迹，严格说来已经不算是我们古董买卖能涉及的范畴了。年代太远，过于珍贵，价格开多少都不算高，要是老痒去的地方有这东西，那也不知道该说他是走运还是倒霉。

我一下子对这东西产生了兴趣，就问他当时经过是怎么样的。他喝多了，也没想要隐瞒，一五一十就说了出来。

那时候，他们进秦岭已经走了十几天，除了满眼的原始森林，什么也没找到，几乎进入了弹尽粮绝的境地。

老痒和他老表其实都没有盗墓的基本常识，只是怀着满腔的热情，此时他老表已经心灰意冷，打了退堂鼓，因为老痒一直坚持着，才没有马上折返回去。

这一天，他们跋涉到了一个隐藏在崇山峻岭之中的山谷。这样的山谷这几天他们不知道见过多少了，不过这一次，老痒却发现这里有点不同。

这里的地理环境非常奇特，海拔很低，温度很高。在山谷的中心，有一片地域广阔的老榕树林海。哇，那林子，也不知道里面有多少棵十个人都无法环抱的榕树，遮天蔽日，榕树根爬满了地面，几乎没空隙可走。

老痒的老表一看这情景，就觉得不太对劲，榕树林能长成这样的规模，不像是自然形成的。

地仙里有句老话，叫：“咸地不长蒿，日上九八桥；秃山不冒林，必有沙泥淘。”就是说，草和树生长得不正常的地方，地底下或者四周就可能有问题，也许会有古墓。

榕树根系如蛇，互相缠绕，林子比一般的树林要密集很多，进去恐怕会吃点苦头。但是想想这一次来吃了这么多苦头却什么也没

捞着，他老表心里也不舒服，心一横，就带着老痒走了进去。

他们一直往里走，直走到夕阳西下，才慢慢靠近了林海的腹地。四周夜鸮的叫声此起彼伏，光线极度昏暗，他们打起手电，放慢前进的速度，以免迷路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他老表给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差点儿摔倒。老痒忙扶住他，转过身一看，原来是脚下的榕树根包里，裹着什么东西，高出了地面一块。

他们用短斧砍掉那榕树根包的几根根须，里面的东西暴露了出来。用手电一照，原来是一个长满青苔的石头人，看服饰似乎是两汉以前的风格，浮雕着十分精美的图腾。

这个石头人的出现，让老痒他们马上意识到，这个林子里确实存在什么东西，老话说得果然没错……

他们在石头人的周围四处查看，很快，他们便发现榕树林地表的落叶泥下面，埋着很多大型的石板，似乎是一条古道的遗迹。那石人就位于古石道遗迹的一边，似乎是这条石道的守护俑。

这样的格局，会不会是皇陵的神道？老痒想，还在外面几十里外那小村子的时候，有老人说这儿的山里埋了好几个西晋侯，难不成辛苦了这么多天，真给他们碰上了？

要是真的，那这几天受的苦可真值得了。

他和他老表两个人商量了一下，决定先顺着古道找找看，如果附近有古墓，必然还有什么痕迹。

他们顺着古道跋涉，又走了好几个小时，进入了林海的中心地带。在石道的两边，他们又发现了不少石人的遗迹，有的横倒在石道上，有的给裹进了树的内部，都长满了青苔，神道的痕迹越来越明显。

老痒他们暗自兴奋，加快了脚步，可奇怪的是，顺着古道越向前，四周的气生根越密集。到了最后，老痒他们不得不将根须



砍断，才能勉强通过，似乎这里的树木，不希望有陌生人走这一条道路。

这样一直走到了后半夜，筋疲力尽之下，前面的树缝中才出现了月光。老痒感觉可能石道的尽头到了，他们翻过大堆的乱石头，砍断了最后一根气生根，从榕树林里钻了出来。

一下子，月光下，一个巨大的向下凹陷的倒金字塔形的石坑出现在了他们的视野里，足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，形状就像一个巨大的斗，扣在森林的中间。坑四边的坡面给修成了阶梯，足有一百来阶，通向坑的底部。

老痒当时看得几乎傻了，他从来没想到石道的尽头，竟然是这么壮观的古建筑遗迹，只觉得心跳加速，几乎双腿发软想跪下来给这个坑磕头。

但很显然这里并不是古墓，那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又是哪一个朝代遗留下来的？

老痒的老表颇有一些道行，看到这情形，也是十分震惊，对老痒说道：“这里肯定是和一种祭祀仪式有关，看上去是个祭坛，我们快下去看看祭祀坑里有没有什么明器。”

这时候天上已经起了白霉月，光线非常晦暗。他们打起手电以免被蛇一样的根须绊倒，忐忑不安地顺着石阶向下，来到坑底。

这整个坑都被四周榕树的气生根掩藏住了，如果不是顺着古道，就算在边上走过也发现不了这里。而坑里面的石板也几乎都裂成拼图玩具，大量的根须从石头里挤出来，又插进边上的缝隙里去，整个遗迹已经给破坏得面目全非。

坑底也覆盖上了厚厚一层杂草，只有少数地方才露出下面青色石板的痕迹。

杂草都有半人高，他们用砍刀一边砍一边前进，不久便来到了祭坛的中心。